

史论文序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史论文存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单辉 撰稿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论文存/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2

ISBN 978 - 7 - 5098 - 0579 - 4

I. 史…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IV. D2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0834 号

史论文存

编 者：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撰 稿：单 辉

责任编辑：陈海平 陈 坚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e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福州市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145 × 210mm 1/32

字 数：495 千字

印 张：21.25

印 数：1—1500 册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98 - 0579 - 4

定 价：48.00 元

史论文库

编 | 编 | 委 | 员 | 会 |

主任 单 辉

副主任 吴丽琼

委员 单 辉 吴丽琼 卢茂材
杨耀志 朱黎明 李小玲

序

单 辉

党史者，史也。地方党史其实就是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开放史及其自身建设史。志者，记也、史也。地方志则是一个地方的近史、综合史或曰横排竖写的历史。简言之，地方党史、地方志，均属史学范畴、均具史学特征，只是各自的工作角度和记述方法有别而已。亦如章学诚所言：“志乃史体。”“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笔者从事史志工作 24 年。12 年的方志工作实践和 12 年的党史工作实践，使笔者确信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史学工作不可或缺。因为，把握历史是正确把握现实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常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其实这种能力本身，就需要对历史的领悟、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需要历史的眼光、需要历史地看待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只有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试想，哪一个时代的人能够摈弃这种欲望呢？不是别的，正是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不断地提升和扩大着我们的思想视野，

历史就是我们的老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本书所录文稿，系笔者在史志领域“上下求索”的部分印记。而今付梓，意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党史研究室暨中共厦门市委关于加强党史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为我市专兼职党史队伍（含革命史研究队伍、方志工作者）提供参考用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笔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书稿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参用了史界诸多学者的观点和资料，特别是参用了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领导和专家的一些观点和资料，在此谨致由衷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本书所录文稿，均在国内相关报刊上发表过。本次结集出版之前，笔者对其有所修订。另，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要求，本书各文稿之后均注明了原文稿所在书籍、报刊名称及发表时间，特此说明。

2010年2月18日

目 录

序

· 党史研究 ·

“二卷”与政治	(3)
“史德”界说	(10)
“二卷”写作管见	(15)
“二卷”写作漫谈	(25)
“二卷”编写的叙与论	(31)
“二卷”写作的观照与掌控	(43)
“二卷”编写知识举要	(52)
切实做好“二卷”起草前的准备工作	(67)
史志人物传写作笔谈	(74)
关于党史专题征编工作的几点说明	(86)
关于专题征编工作的背景介绍	(93)
党史工作的重点是研究党史	(97)
把握特点 求真务实 充分发挥党史工作的资政育人作用	(103)
 刊，达而已矣	
——2002年以来办刊体会之点滴	(110)
党史工作二题	(118)
蔡协民与厦门中心市委	(123)

..... 史论文存

- 借鉴章学诚 (127)
党史工作者的价值与尊严 (133)

· 党史资政 ·

- 从前“苏东”领导人的教训，看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139)
部分执政党的执政得失 (150)
部分执政党的执政方略及其自身建设 (162)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172)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183)
关于反腐败斗争的三点思考 (195)
如何认识现存的剥削
——兼谈为什么允许私营企业入党 (202)
“追求完美”是“厦门特区精神”的本质特征
——纪念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20 周年 (208)
光荣的 30 年与辉煌的 20 年
——纪念中共厦门地方组织成立 75 周年 (218)
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
——厦门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及其成功转型 (225)

· 党史宣传 ·

- 囊萤之光 (251)
《厦门党史通讯》之“卷首语” (259)

学雷锋活动 40 年概述

- 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向雷锋同志
学习题词发表 40 周年 (283)

雷锋精神永恒

——追忆《雷锋精神永恒》展览	(292)
高扬雷锋的旗帜	(298)
我们亲爱的辅导员雷锋	(309)
永远的雷锋	(313)
雷锋属于全世界	(317)
《雷锋精神永恒》展览解说词	(319)
永生的印记	(340)
共和国三月	(345)

· 地方志研究 ·

方志之质界说	(349)
方志记述的二元结构	(354)
现代城市与现代城市志篇目的特征	(360)
新编方志的变革途径	(364)
从“越境不书”到越境必书	(368)
“志则有褒无贬”可以休矣	(372)
影视方志	
——方志编修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376)
定量显示与新编方志的现代化	(379)
从方志的审美文本到方志的审美效应	(385)
时效性方志与非时效性方志	
——方志编修的双重使命	(389)
对“敏感时期”的记述不要绝对化	(393)
不自觉的政治偏差解析	(396)
方志记述中的逻辑问题	(400)
方志的语言特色及其操作	(406)
论部分新编志书中“政治化”与“纯客观”倾向	(410)

史论文存

方志学研究中的症结问题	(414)
依照美的规律记述史实	(416)
对传主的心理记述必须有充分的史实依据	(423)
细节记述是写活志传的关键	(425)
人物志记述形式不宜单一化	(429)
篇幅短小之弊	
——新编志传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431)
略论志传的真实性	(435)
十四年来方志人物志编修的得与失	(443)
钱大昕人物志理论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局限	(450)
历代方志学家的人物志编修意识	(455)
由《温宿县志》开辟的生人入志新路	(459)
志传记述的详与略	(463)
志传体与其他传记文体的异与同	(468)
论“清一色”记述	(476)
如何将方志人物写活	(479)
“事略”可以成为城市区志的主要记人形式吗	
——与许洪新先生商榷	(486)
再论“事略”	
——兼致许洪新先生	(489)
“资料性著述”质疑	(496)
方志的本质特征只能是资料性吗	(501)
关于《思考》的思考	
——与田炳珍先生商榷	(507)
须要澄清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谈谈方志记述的思维方式	(514)

文学与历史不宜机械地分开	(520)
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编方志的双重价值取向 ——与孙明先生商榷	(525)
“以人民群众为主”的提法不妥吗	(530)

方志记述的圆与神

——章学诚关于方志文体形式的一个重要观点	(533)
章学诚方志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536)
章学诚修志观窥微	(539)
章学诚的志传论述及其现实意义	(543)
从章学诚对康海的批评谈起	(547)
章学诚史志理论部分糟粕举隅	(550)

方志事业的两轮两翼

——稳定的机构与连续性的编修	(556)
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与方志编修的不可替代	(560)
封建帝王与地方志	(567)
封建帝王奖惩修志人员拾零	(570)
魏徵的方志观	(572)
宋代诗人与宋代的地方志	(574)
明清的地方官与明清的地方志	(576)
明代文学家与方志	(583)
文学家与地方志	(587)
清代前期皇帝的人物志编修意识	(591)
张作霖的方志观	(593)
民国时期上海南洋中学函征辽宁方志小记	(595)
关于民国时期方志经费支出的几点启示	(597)
1949年以后的中国地方志编修	(601)

史论文存

全世界的方志编修与收藏	(604)
美国对中国地方志的收藏与研究	(609)
日本的方志编修与收藏	(613)
慨说旧志人	(617)

· 思想政治建设 ·

前方正在修路	(625)
你为什么写	(627)
有好形象才有好风气	(629)
话说吐痰	(631)
长城的多主题	(634)
青春寄语 ——写给青年朋友的系列短文	(635)

· 附 录 ·

本书书稿撰写时所参阅、参引书籍名录（部分）	(659)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公开出版的党史 书籍名录	(661)
志传中运用文学笔法在有关刊物中的争论	(663)
后 记	(666)

党史研究

dang shi yan ju



“二卷”^① 与政治

一、政治观照

对“二卷”编写中的“空头政治”倾向予以抵制，这是对的，因为这类“政治”有“文革”遗风，它貌似“独左”、“独革”，实则“假、大、空”。“空头政治”不真实、有违据事直书原则、更有违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时下的问题是，有些同志抵制“空头政治”走过了头，颇有点谈政治色变或曰远离政治的味道，这就不对了。“二卷”作为执政党的“正史”，它理所当然地要讲政治（当然不是“空头政治”），要讲党性，要坚持姓“党”原则，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史实，要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简言之，讲政治是“二卷”写作的生命线。党是阶级的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史”，“二卷”怎么可以与政治绝缘呢？

事实上，修官方史讲政治，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修史讲政治，应该从有官方修史那天就开始了，诚如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从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呈现规范化、制度化特征的历代修史机构，从来都是在官方控制和管理下进行修史活动的，官方的政治倾向、官方的历史观与官方的史学思想体现于修

① 本书所言“二卷”，是指时间断限为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中共（地方）史正本，以下同。

..... 史论文存

史之中，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修史活动怎么会不讲政治呢？

在历代的官方修史机构中，修史义例的制定、褒贬尺度的把握、撰写人员的选择等都是由官方决定的，这其中包括由官方制定和界定的修史范围、内容、体式、历史观点及概念内涵等等。官方修史，就是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利益、体现统治阶级的主体意旨，而不是个人的意志、不是个别史家的意志，对此，我们没有理由大惊小怪。清康熙年间讨论官修《明史》的义例时，连总裁徐元文、徐乾学的某些主张都被否定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修《明史》要体现清廷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倾向，而不是哪个史官独立的意愿和倾向。我国历代官方都对修史活动予以控制与管理，甚至最高统治者都直接参与修史，使修史表现为一种政府职能，并积淀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讲政治，就是通过修史表达官方的政治历史观。宋太祖在《修五代史诏》中强调“将使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这里的“正褒贬”就是讲政治，就是要以封建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为尺度褒贬人物，以“正”视听。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明宪宗《续资治通鉴纲目·序》、清乾隆皇帝发表的一系列历史见解等，都是官方修史讲政治的直接例证。封建统治者尚且懂得修史讲政治、修史为其统治服务，“二卷”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官书”，在其编修过程中强调政治性、强调党性、强调姓“党”、强调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呢？

二、驾驭史意

“负才疾俗，独奋孤旌”的章学诚，对他自己史学思想的独到之处颇为自负，也颇为得意，他宣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章学

诚认为：“作史贵知其意。”他认为“史意”的概念，应为“后世开山”，是史学著作的最高境界。

应该承认，章学诚老先生虽然口气大了点儿（其实在章氏之前，《后汉书》、《宋书》、《新五代史》和《元史》中都曾有过“著述意”、“意”、“用意”乃至“作史之意”的提法），但其“史意”说还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这一点，大家基本上是认同的，只是对“史意”的理解有所不同。金毓黻把“史意”等同于“史义”，并解释为“别识心裁”。朱杰勤认为“史意”就是“史学理论”，侯外庐将“史意”理解为“文化史的形式理论”，杨翼骧则把“史意”之“意”训为“意旨”，我们还可把杨的解释延伸为“意图”、“用意”和“目的性”等等。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章学诚老先生有点错怪了刘知几老先生。公平一点说，刘知几也是讲“史意”的。刘知几写《史通》的初衷乃“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他说的“指归”应该就是指史著的宗旨、目的，亦即他所反复倡导的劝善惩恶、直书实录思想，这不就是“史意”吗？

笔者以为，我们大可不必在“史意”的诠释上过分劳神。我们在写“二卷”时，注意汲取“史意”说的精髓就好了。“史意”说的精髓就是：作史要有思想、要有灵魂、要有主体意识、要有作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要而言之，就是要讲政治。应该说，“二卷”的“史意”就应该是一级党委（包括为党委代笔的作者）的思想认识、意识、判断和取向，就是“二卷”的政治。如果没有这些，“二卷”就不姓“党”了，就是死资料了。具体而言，“二卷”写作怎么可以不突出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呢？怎么可以不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史实呢？怎么可以不与党中央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保持一致呢？“二卷”的内容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史”，即过程、历程，或曰“其骨”、“其肤”；另一部分就是“意”，即思想、灵魂或曰政治，或曰“义”。章